

故事会

®

STORIES



怕老婆故事

STORY SELECTION



7.7

77

文艺出版社

怕老婆故事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怕老婆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4 重印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ISBN 7-5321-1291-8

I. 怕…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610 号

责任编辑: 陈中朝

封面设计: 王志伟

怕老婆故事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66,000

2003 年 4 月印刷

印数: 488,601—503,600 册

ISBN 7-5321-1291-8/I·1003 定价: 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8053782



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

《故事会》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它如此兴旺发达，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此情此谊，令人难以忘怀。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介绍各类故事精品：既有引人发笑的幽默、滑稽故事，又有让人潸然落泪的悲剧故事；既有童心不泯的 16 岁故事，又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武侠故事……丛书努力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通今博古，情趣盎然。

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苦尽甘来

骂得可爱	(2)
将虎作马	(6)
杀鸡得金	(9)
盗羊受赏	(12)
小子出嫁	(14)
杂役升官	(18)

无妒不爱

“老癞头”犯难	(22)
“地头蛇”认输	(26)
“床头柜”错跪	(30)
“胡椒面”吃醋	(33)
“李大脚”寻夫	(37)
“大憨头”赞妻	(41)
“冯辣子”考夫	(45)

丑态百出

下缸喝酒	(49)
看戏着迷	(52)
训妻出丑	(54)
荒唐礼貌	(59)
难兄难弟	(61)
治“怪”绝招	(63)

出足洋相

潇洒走一回	(67)
便宜货风波	(70)
进补减肥药	(73)
“大酒包”比武	(77)

扁担打板凳	(80)
爱啃脚后跟	(82)
床下堵鼠洞	(84)
比他洗得好	(86)
“万岁爷”告天	(88)
请夫人阅兵	(90)
花银子买打	(93)
和睦大家庭	(95)
打五下肚皮	(99)
大混蛋一个	(102)
胡闹戏谑	
“妻管严”罚妻	(105)
治老婆绝招	(108)
儿子胜老子	(111)
大女小丈夫	(114)
水从高处来	(117)
还有五壶酒	(118)
俯首帖耳	
报不清的帐	(121)
死也怕老婆	(124)
扬眉不吐气	(127)
吓成一摊泥	(129)
百灵鸟洗澡	(132)
生姜手抓银	(134)
葡萄架倒了	(135)
往哪儿告状	(136)
苦心劝诫	
贤妻训夫	(139)
君子协议	(143)
改名悔过	(147)

夫人怪病.....	(150)
阴雨转晴.....	(154)
曲线尽孝.....	(157)
杀鸡劝妻.....	(160)
早怕早好.....	(162)
君子动手.....	(165)
逆来顺受	
宁愿坐牢.....	(168)
过期月票.....	(171)
李家阿嫂.....	(174)
酒鬼戒酒.....	(179)
编后记	(183)

苦 尽 甘 来

好运往往伴随难以想象的
苦恼和弯弯曲曲的道路降临。



骂得可爱



老王是个动笔杆子的老实人，他的老婆是摆水果摊的，可是个少有的厉害女人。她刻苦、勤劳，就有一点，会骂人。骂起来能一口气骂遍老王十八代祖宗。老王被骂得实在受不了，他真想登个广告，和聋子换老婆。

有一天，老王奉老婆之命去五金商店买一辆小三轮车。一个长得挺秀气的姑娘见了老王，像唱歌一样介绍道：“本店商品质量可靠，实行三包，信誉至上，请多多关照！”老王受宠若惊，忙付了三百多元钱买了一辆车拉着就走。他老婆见买来了新车，忙蹬车去买水果。谁知这小三轮车一载重就散了架，气得他老婆破口大骂，命令老王立即拉破车去商店交涉。

老王灰溜溜地拉了破车直奔五金商店，见到那个长得挺秀气的姑娘，脸上堆起笑容轻声慢语地说：“同志，对不起，刚才你卖给我的这辆簇新的破车，请费神给换一下。”

谁知那姑娘好像没听见，理也不理老王。一个小伙子营业员眼睛一

瞪：“我们卖给你的是辆好车，你从哪捡了辆破车来？去去去！”

老王见他们不认帐，低声下气央求道：“说话要实事求是，我也不会平白无故来找你们麻烦。”他用手指指那个长得挺秀气的姑娘道，“是她亲口说的质量可靠，实行三包，要取信于顾客才是。这辆车三百多元钱，我怎么损失得起……”

老王话没说完，那姑娘转过身，杏眼一翻，柳眉倒竖，斥道：“三百元啥稀奇，彩电可三千元哩！你懂不懂出门不认货？谁知道你这车是捡的、换的、还是撞车翻车损坏的，来敲竹杠捞一笔。看你这老僵尸，还是个老财迷，这破车给你带进棺材去！”

老王没想到她会开口骂人，实在忍无可忍：“你讲不讲理？什么态度？我要找你们领导！”

姑娘淡淡一笑：“请便，经理是我表哥。”“我写信到报社登你们的报！”“带没带照相机？姑娘我正想到报上扬扬名呢。”“我、我到工商局告状！”“局长是我大舅父，请吧。”

这下子可把老王气坏了，正在束手无策时，他的老婆风风火火赶到了。她见老王呆在那儿，开口就骂：“没用的草包，前世吃了哑药，屁都不放一个，怕被割了舌头，还是爹娘没生嘴巴？”

骂了老王之后，只见她脸红得发亮，眼似铜铃瞪着两个营业员，鼻翼一张一张地运运气，然后怒气冲冲地“噎噎噎”走近柜台：“喂、喂！这破车到底给不给换？喂喂，里头的是哑巴、聋子还是死尸，如爹死娘葬该回家去嚎丧，不该守着店堂变灵堂……”

那姑娘见这土里土气的妇女竟敢骂上门来，鼻子一哼，开口道：“哇啦哇啦干啥？你姑奶奶没死，用不着你披麻戴孝，如捡来破车来换新车，叫化子做梦得元宝，除非财神菩萨是你相好。哼，自己也不照照镜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也到这里来装疯卖傻学鬼叫，商场不是看牛场，有本事关门去对老公练嘴皮。”

“你竟敢骂我？”老王老婆一声怒吼，打开骂闸：“瞎了你的狗眼这不是你们卖的破车黑心店赚黑心钱还说啥质量可靠实行三包信誉至上顾客第一五讲四美文明礼貌职业道德服务态度要好都统统放的狗屁强盗店骗我血汗钱一个个都天打火烧老虎拖不得好死你这妖里妖气人模狗

样的下流坯子白骨精前世做婊子今世你扒灰的爷爷和你妈相好生下你这小妖精还自不知耻大姑娘生私生子被捉奸打得半死恶有恶报定当生梅毒烂死下世做狗娘姘狗相好不计其数……”

老王老婆一口气像扫机枪似地将商店及姑娘从祖宗骂到来世。她这高超精彩的相骂，把围观的人都笑得直不起腰来。老王心里暗暗叫好，禁不住对老婆产生钦佩之情。他觉得老婆平时使他闻声丧胆的尖尖细细的骂声，此时听起来也十分婉转悦耳。那个自以为骂人也有点水平的姑娘生平没见过这种“机枪”式骂法，顿时被骂得三魂出窍，方知强中更有强中手。她既羞又恼，气得浑身筛糠，咬牙切齿地发狠：“好、好一个相骂精，你骂、你骂，看你还能把新车骂去……”

谁知这时那个初出茅庐不自量力的小伙子，竟怒气冲冲地将手伸出柜台按住老王老婆的胳膊：“哪里来的泼妇，竟敢到这里来骂山门，像疯狗一样见一个咬一个，扰乱商店治安，送派出所去！”

“抓流氓！”老王老婆尖叫起来，“大家看看这小流氓青天白日吃老娘豆腐我和你十八代祖宗相好生下你这小畜生不喊娘还要戏弄老娘正好到派出所讲讲清爽你这狗娘养的短命鬼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下世做猪……”

小伙子被骂得脸胀成猪肝色，立即忙不迭松了手。这下两个营业员都面面相觑，再也不敢吭声，摆出一副任凭你骂得昏天黑地我如泰山岿然不动的架势。

这时，老王以为老婆这下没辙了。谁知她端了张椅子往商店门口一放，然后往椅子上一坐，说：“你们有本事装聋作哑，我就天天来侍候。”接着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数落起来，“天底下哪有这种强盗店卖废品次品破货烂货这破车要卖三百元我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做小生意赚一分两分的钱容易么骗我血汗钱给你们打针吃药砌坟做棺材还要倒贴三万元……”

从老王老婆开骂起，没有一个顾客进门，看热闹的人倒挤得水泄不通。这时一辆摩托车“嘎”在店门口停下，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中年男子，他一见这状况不由勃然大怒，指着柜台里像插蜡烛的两个营业员大声吼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我刚刚化几千元钱去做广告，你们却让一个

妇女在店门口守着破车又骂；又哭做反广告，不做生意不开店了？”接着他麻利地拉过一辆新三轮车，满脸赔笑对老王老婆说：“大嫂，真对不起，我们的营业员态度不好，惹您生气了，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本店一向信誉至上，顾客第一，对任何商品都严格实行三包。这辆车你先拉去如不好使请再来调换……”

老王老婆拉起新车往家中走去，老王一溜小跑跟在老婆后面，竖起大拇指赞道：“骂得好，骂得好！有水平！”他老婆回转头，瞪了他一眼：“你骨头发贱了是吧，想讨骂？”老王吓得一缩脖子，老婆继续教训道：“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你和他们讲理，他们就把你当豆腐捏。哼，如今是会写不如会讲，会讲不如会骂；欺软怕硬，老实人吃亏。你这种笨秀才办事顶个屁！饭桶，阿木林……”他老婆说着说着，又骂开了。骂得老王直缩脖子……

（吕再生）



将虎作马



东北大兴安岭有个岭安村，村里有一对夫妇，男的叫王老实，女的叫王安芳。王老实果然老实，家里一切大小事务，全由老婆说了算，王老实只有奉命执行的义务，没有违拗回嘴的权利。虽说他们家里很穷，日子过得不怎么的，但由子王老实对妻子百依百顺，所以夫妻俩的感情倒也不错。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瓢泼大雨下个不停。风声雨声惊动了他家那头猪，哼哼地叫着要往外冲。这可急坏了王老实夫妻俩。王老实的妻子急中生智，命令丈夫拿了家中的白酒灌进猪的肚子里。这一招倒也见效，当场把猪醉倒，安安静静地躺下了。

谁知他们夫妻俩办完这件事刚回到自己卧室里睡下，一只老虎闯进了猪圈。

这是只老掉了牙的老虎，已经失去在山中追捕猎物的能力，只能到村子里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以填饱肚子。它这一来，可就害苦了附近村民们了，今天丢一只猪，明天少一头牛，闹得家家户户惶惶不可终日。

因此政府贴出公告说：“谁能在不伤害这只老虎的前提下将它捉住，奖励人民币两千元。”可是两个月过去了，连老虎的毛也没拔下一根。

老虎已经饿了几天，今天趁风雨之夜，来到岭安村，又闯进了王老实家的猪圈，正好又碰上了醉倒在地上的猪，于是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三下五除二把一只猪连皮带骨统统咽进肚子里。它吃饱了以后，摇摇晃晃地也成了醉汉，摇进了马房，一头栽倒在地，“呼呼”地睡着了。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王安芳就催促王老实起床：“哎，风停啦，雨也住啦，快起来吧！”王老实揉揉眼睛：“天还没亮，起来干啥？”“你忘啦？咱们村老蔡在城里开了家‘幸福’饭店，不是要找个服务员吗？报名时间就是今天，你要去迟了就轮不上你了。快给我起来！”

老婆的话就是圣旨。现在老婆下令，王老实哪敢违抗！他一骨碌从床上起来，拉开大门一看，却又犹豫了：“天这么黑，怎么走呀？”“你不是熟门熟路吗？看不见就摸着走嘛。”“万一碰上老虎咋办？”“你还有点男子汉气吗？拉倒吧，你不去我去！”老婆这一激，王老实只得硬着头皮出了门，来到马房，从墙上取下马鞍、缰绳和蛇皮鞭，然后走进马房，伸手去牵马。可马房里空荡荡的。马到哪里去了呢？他压根就没想到马早被老虎吓跑了。王老实顺着墙壁在马房里摸过来，又摸过去，终于摸到了躺在地上的老虎，就拍拍它的身体说：“啊，我的老伙计，你躲在这儿呀！起来，起来，咱们一起进城逛逛去。”

老虎昨夜醉得不轻，现在正昏昏沉沉地睡得好香，哪里听得见王老实的说话。任由王老实扳开它的嘴巴，塞进马嚼子，用缰绳牢牢地拴住了它的头，再在它背上铺上马鞍，紧紧系牢腹带。王老实做好这一切，见它还躺着不动，就狠狠地踢了它两脚，说道：“老伙计，咱们走吧。”

老虎正迷迷糊糊睡得挺香，这两脚把它给踢醒了，“呼”地一下站了起来。王老实一跃上了虎背，两条腿一夹，鞭子一甩，赶着老虎上路。这时，老虎完全清醒了，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使劲抖动身子，想甩掉压在背上的包袱。王老实觉得奇怪，这马怎么一夜之间变得这样暴烈了呢？他一边说：“老伙计，你今天是怎么啦？”一边夹紧双腿，还挥起鞭子往老虎屁股上狠抽了两下。老虎从未有过这种经历，想用爪子抓，可是够不着，用嘴咬吧，嘴里横着马嚼子，使不上劲，而屁股上又被鞭子抽得火辣辣

的，只得忍痛狂奔起来。

从岭安村到幸福饭店不过八里路，一路上，老虎奔奔跑跑，蹦蹦跳跳，一直未能摆脱王老实的驾驭，等到饭店门口时，天还没亮。王老实当然也没发现自己骑的竟是老虎，仍然当作马拴到了饭店旁边的一棵树上，自己就坐到台阶上等开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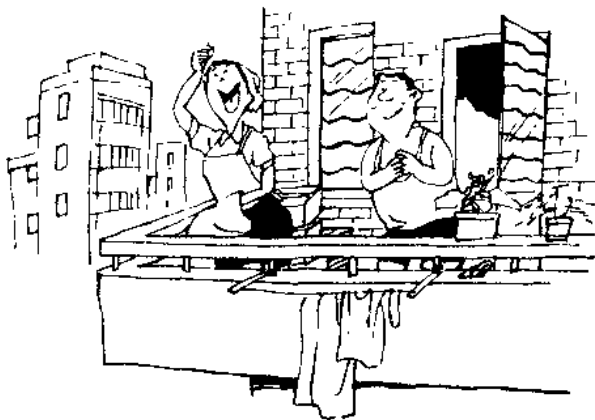
过了一阵子，天渐渐亮了。饭店蔡老板打开大门，见王老实坐在门口，就说：“唷，是你？你来得真早呀！”王老实说：“今天我那马跑得特快，早就到这里啦！”蔡老板朝门外一望，不觉打了个“咯噔”：“那树上拴的是马吗？”仔细一看，天呐！那不是老虎吗？他吓得差点站不稳了，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真是骑它……来的？”“那还有假，我是用鞭子抽它赶来报名当服务员的，老板，你看我行不？”王老实说着扭头一看，啊呀我的妈呀！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抓住老虎当马骑，吓得一下跌坐在台阶上站不起来了。

蔡老板立即将这事向乡里报告，乡里又给县里挂了电话。消息一传出，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看新鲜，一个个跷起大拇指称赞王老实，弄得王老实十分尴尬。

下午，一辆装有铁笼子的大卡车开到饭店门口，几个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老虎关进笼子载走了。接着又召开了表彰大会，乡长亲手给王老实挂上大红花，并当场奖给他两千元现金。当王老实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一说，大伙都乐得哈哈大笑。有人笑道：“王老实，你这两千元奖金是你老婆骂来的，你应谢谢她。让她以后再多骂骂你！”人们一听又哄堂大笑。

（林 博）

杀鸡得金



袁江在清河仪表厂是个出名人物。此人虽然生得腰宽体壮，牛高马大，走起路来步步生风，然而不知何故，他在妻子何丽的前面，如同老鼠见了猫，连大气也不敢出。在厂里，同事们嬉笑他为“床头柜”。

话说星期日这天早晨，忙碌了一周的袁江本想美美地睡个懒觉，然后起床再做饭、洗衣服。哪知天刚蒙蒙亮，妻子便一脚将他蹬醒：“快起床买菜去，今天我弟弟要带他的女朋友来玩。对了，鸡子要买大一点儿的。”她说罢，翻个身，很快又进入梦乡。

妻子的话在袁江听来，犹如“圣旨”，丁点儿不敢怠慢。他揉揉惺忪的双眼，忙起身穿好衣服下了床，提了菜篮子正欲出门，一摸衣兜里，连个硬镢儿也没有。妻子是“财政大臣”，一切都听从她的安排。袁江只好走进屋里，向妻子要钱。他见妻子睡得正香，不敢叫醒她，只得站在床前怔怔地等着，等了好一会，总算等到妻子翻过身来，他急忙弯下腰轻声说道：“何丽，我没钱买菜。”妻子没吭声，撑起身来，从衣兜里掏出两张十元的人民币递给袁江，又一溜身钻进被窝里。

袁江长长地舒了口气，出了门，放开脚步急匆匆赶到菜市场，来到禽货摊前。他从东头走到西头，问遍了所有卖鸡的价格，然后才在一位卖鸡的老人面前停了下来：“老人家，请你给我挑一只大一点的鸡。”

老人问：“是要公鸡，还是要母鸡？”

袁江一下子愣住了，刚才离家时忘了问妻子，这可怎么办？回家去问吧，又怕被妻子骂他是个木头脑袋；不问个明白，不中妻子的意，又要遭一顿臭骂。他左思右想，决定买一只公鸡。如果妻子要的是母鸡，就没有卖母鸡的。

老人将一只大公鸡拴好，过了秤。袁江不放心，又接过秤来复称了一遍。“老人家，你能不能给我开张发票？”袁江将鸡子放进篮子里，边付款边说。

老人有些不解地反问道：“你要发票干什么？还能报销？”“我……我是给别人买的，回去也好有个交待。”

老人用手指着一圈卖鸡的说：“我们这些做小木生意的哪儿有发票。再说，我卖了几年的鸡，也从没见过人要个什么发票，不信，你去问问别人。”

袁江回过头来，见好多人都看看他，觉得有些难堪，忙说：“我不要了。”说话间，他去提篮子，哪知篮子里空空的，鸡子不见了。这下子急得袁江不顾一切地大声嚷道：“谁个拿了我的鸡子？”

这时，马路对面有个络腮胡子回答说：“嚷什么？我给你杀好了，回家洗洗就可下锅了，多省事。”

袁江见他一手操着刀，一手提着鸡，正笑着望着他。便气呼呼地走过去说：“谁叫你杀的？我又没请你！”

络腮胡子仍笑眯眯说：“师傅，你别生气，算我不对。别人杀只鸡五角，我只收你三角，这可以了吧。交个朋友嘛，权当你照顾我的生意了。”

袁江见鸡已杀了，再吵也没用。就摸出三角钱，说：“那你快点，我回家还有事。”

“这就好了。”络腮胡子说着话，已褪下鸡毛，接着开膛破肚，没几下就完成了任务。

袁江又说：“师傅，请你找个塑料袋，将鸡毛、鸡肠子和鸡嗓子给我